

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⑤⑥
周駿富輯

二學集碑傳(二)

(清)錢謙益撰

明文書局印行

wt 73/10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八

墓誌銘九

陳孺人張氏墓誌銘

應山陳愚字元朴故楊忠烈公之友也元朴少與忠烈結交以其女妻忠烈之長子之易忠烈被急徵元朴攜其壻閒行荆鄖吳越閒過余而泣曰親在不許友以死吾兩人皆有老母其若文孺何文孺忠烈字也元朴旣除母喪率忠烈二子謁銘于余已而稽顙涕泣以母之誌爲請今年之易書來曰婦翁自公車罷歸抱病且死

遺言以其母及吾父之說爲囑再三鄭重而卒
余發書悲不自勝泣下沾襟蓋余有母之喪亦
將禫矣初忠烈爲嘗熟令語余曰子不可不識
吾元朴元朴亦以忠烈知余遂定交于長安邸
中當是時余方少年豪舉元朴面目稜稜有不
可犯干之色見而知爲端人正士也及忠烈官
省垣余在史館皆侍從近臣而元朴老于公車
余兩人每慰勞元朴不以不第爲元朴憂而憂
其無以將母未嘗不對閔默也忠烈被禍元
朴傾身經紀其家邏者交跡于門母告元朴曰

汝不記與文孺升堂拜母之日乎文孺爲忠臣
汝能爲文孺死斯爲吾孝子汝勉爲我自力汝
以我故負文孺我亦無用見汝矣元朴跪受教
屬其二子而行余閒以白吾母且言忠烈母妻
譙棲露宿狀吾母爲泣數行下也天啓六年七
月元朴母卒崇禎元年忠烈之繼母卒余再罹
黨禍杜門養母又五年亦至于大故元朴歸楚
聞吾母訃爲之噉然而哭而今元朴亦死矣嗚
呼十餘年來死生患難如旋風怪雨三家母子
六喪其五獨余頑狠偷生視息天罰以不得卽

死之苦其欲久居此世者何也孺人姓張氏貴州府學訓導陳公諱一拯之繼室也訓導之爲人端方質直不愧古孝廉而孺人與之媿德妯娌八人皆富貴家女裙布操作與之游處無閒言撫訓導兄弟之子如其子兄子無賴謀要元朴殺之孺人亦無違言元朴束修自好人曰真孝廉亦稱其母曰孝廉之母也享年七十有六生一子卽愚萬曆己酉科舉人孫男女共若干人以某年某月附于訓導某山之阡銘曰子不許其友以死母許其子以死忠臣良友賢

母孝子嗚呼斯銘庶幾久而不泐者恃後之有良史也

秦母錢太宜人墓誌銘

無錫秦君垺葬其母錢太宜人手疏其內行而謁銘于謙益謙益讀之仰而思俯而慟客曰何慟也謙益曰吾有慟于吾母也甚矣太宜人之似吾母也謙益之述先太淑人也其德有七曰順莊貞勤儉仁慈秦之述太宜人也其德有十曰恭敬誠孝慈仁正勤儉介比而觀之無弗同也述太宜人之孝而誠也旣饋而公姑交賀華

孺人歿事其舅蘭湯公盡解衣裝以供腆洗歸
于秦十三年事其父真定公與周恭人晨夕在
左右也周恭人病刲股肉以療之里中稱孝女
焉吾母之孝而誠猶是也述太宜人之敬也生
二十年而歸奉直公歸三十八年而奉直公歿
奉直公讀書負大節流連文酒不事家人生產
太宜人朝齋暮鹽黽勉佐助數踏省門不見收
從容慰藉閨閣中宛如賓友奉直公歿訓其二
子言稱先君十八年一日也吾母之敬吾先君
猶是也述其仁則宗婦之惇嫠者比屋而炊臧

獲之貧窶者分羹而食述其貞則言不出閨閭
足不出廳屏目不觀優舞身不近巫尼述其勤
儉則少而操作者老而執勤寢門之內機杼軋軋
然刀尺琅琅然也不耀珠翠不施薌澤陳永之
夕醢醬猶在閤裙布猶在桁也吾母之貞仁勤
儉猶是也以言乎太宜人之慈其似吾母也滋
甚秦君之述太宜人也曰置于懷者五十有四
年謙益之述吾母也曰置于懷者五十有二年
天下之母有慈焉如二母者乎天下之子有五
十餘年而免于慈母之懷如二子者乎秦君以

休沐歸養謙益以罪免歸養二母之安之一也
秦君之養其母也長筵版輿班白稚齒雍容燕
喜以終其天年猶愾然有風停樹靜之悲而況
于幽憂兇懼以壯子累慈母如謙益者乎又欲
其以未死餘息強顏而志太宜人之墓不已過
乎嗚呼河上之歌同病相憐秦君之念母與謙
益之念母一也因秦君之請敘其母之令問淑
德以昭管彤而吾母之生平亦得以附見焉詩
有之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其不獨以昭秦母之
賢亦可以徵其子之錫類已矣太宜人之先出

吳越武肅父曰真定守諱某母曰周恭人嫁秦
君諱某誥贈奉直大夫福寧州知州生二子長
垌壬戌進士今官戶部雲南清吏司員外次坊
貢士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三人庚辰
某月祔葬于奉直公軍將山箬塢之新阡銘曰
自劉子政之傳列女有母儀婦道賢明貞順之
目而後世之述婦德者相沿而未已我稽錢媛
及吾母氏婉婉德音上配圖史猗嗟奉母幸哉
有子福壽康寧考終哀死小人有母未嘗甘旨
驚憂辱親志士所恥嗚呼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也執筆而銘秦母之墓終古之慟沒世而已矣

誥贈宜人陸氏墓誌銘

萬曆間長洲文文起以孝廉特聞與其妻廬居於竺塢三十八年四月文起下第歸而其妻卒九月權厝於竺塢之丙舍文起之甥今詹事姚君孟長爲之狀而其友故職方劉君靖之爲之銘皆曰真孝廉之妻也後十二年文起以狀元及第又十年爲今上之五年文起輟講筵奉使過家改葬宜人於新阡於是文起不遠百里謁銘於其友錢謙益且曰吾妻歸我凡二十三

年首不耀珠璣之飾身不御紈縠之衣嘗欲易
一故藤枕須五十錢無從辦而止妻處之怡然
也疾革屬以嫁時衣歛且曰無美木無厚葬念
我貧也今茲之葬也有宜人之贈有孝婦之褒
天光下賁綽楔歸然庶可謂備禮矣撫今而
追昔吾能無腹悲已乎吾妻少讀書識道理其
生平尤知文章爲可貴吾探其志雖歿而奉
天子之愍綸其終不能忘有道之一言也吾是
以有請於子子其勿辭謙益曰宜人之行不可
以一二舉舉其大者以衛輝公爲之舅而廟見

之訓詞奉爲師保易簣之夕始啓篋衍而出之
也可不謂賢婦乎以文起爲之夫而閨門之相
助儼若執友似續之計至脫簪珥以圖之也可
不謂令妻乎吾以諸文起又徵諸其甥與其友
其可以示於今與後也亦明矣而何有於余言
乎雖然宜人之於文起非猶夫人之夫婦而已
靜之所謂天作之合以相文起者也相之於鴻
鵠未孚之日迨其毛羽豐矣六翮成矣中道弃
之而不及見其遐舉此文起之所以腹悲而未
已也若宜人則知其夫爲孝廉而已知其爲孝

廉之妻而已文起登上第官禁近宜人曰吾知
吾孝廉而已浸假而操化權叅大政宜人亦必
曰吾知吾孝廉而已惟文起明允正直以道事
君批鱗指佞後先一節宜人必听然曰此真竺
塢文孝廉哉宜人之相文起蓋夫婦而朋友者
禽息之精陰慶而鮑叔之寬默舉我知其亦若
是則已矣孟長之狀靜之之銘固曰真孝廉之
妻也余惟有謹而書之以昭於管彤而已其又
何加焉文起拜手曰唯唯宜人姓陸氏鄉貢士
再閏之女卒年三十有九文起名震孟今官左

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衛輝公諱元發仕
爲衛輝府同知其上四世皆有名德載在國史
宜人生一女嫁舉人嚴棖子曰秉太學生宜人
沒時秉甫匝歲宜人所置側室生也文起又舉
一子乘及二女皆在宜人沒後其葬也以四月
之六日銘曰

有二美王判而中分一爲鎮圭服御大君五采
五就繅籍續紛一爲蒼壁以禮天神神既降止
乃瘞乃焚雖則焚瘞不隕孚尹竺塢之阡玉符
魂魂後千斯年鬱蔚慶雲